

關西農校五年

1968

關西農校

撰文·照片提供 / 鄒元孝(新聞局退休官員)



◎1969年省立關西高級農校教職員合影

前排：左五為何阿財校長、左一為羅慶堃老師、左二為翁長富老師、左三為沈國璋老師、右一為賴錦良老師。
後排：左一為劉福昌老師、左三為作者、左四為官大光老師。

機緣

1968年4月，離退伍還有幾個月，我收到兩封邀請我到國中教書的信函；一封是來自花蓮，另一封來自台東，具名人都是教務主任，歡迎我一起為落後地區貢獻綿薄之力。我受寵若驚，想不到工作自動找上門來，立刻回函表示有意願，惟因家母臥病在床，請求能給我多一點時間考慮。

那年7月底退伍回老家竹東，母親已經病得不成人形，遠赴他鄉工作是最後的選擇，得先試試鄰近地區是否有機會才是正辦。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剛實施，需要各個科目的教師，找個教職應該比較容易。許是已經太遲，附近的幾所國中都沒缺，高中更不可能。眼見開學時日已近，再不決定，可能連花蓮的缺都沒了，故稟告家父，不日將啟程赴東部任教。家父說，待隔日他到關西農校（編按，今「關西高中」前身）試試再說。當時的校長是何阿財先生，留學日本的農學士，聽完家父述明來意後，立刻答應，要我第二天到校報到。就這樣，我到了關西，在關西農校教了五年書。

關西與竹東相隔為鄰，山明水秀，民風純樸，人口三萬多人，大部分以務農為生。關西農校在當時小有名氣，其一是何校長廉潔，是拳擊好手，調教了不少學生，在台灣省運動會中表現不凡。其二是該校的體育老師劉福昌先生，曾是長跑國腳，長跑健將張金維與張金全兄弟，就是他的學生。因而，當時有慕名遠自南部來就讀的學生，惟百分之九十的學生來自新竹縣各鄉鎮。

學校只有高中部，男女生皆收，分為畜牧科、農產製造科、綜合科等三科，女生只能讀農產製造科；每科每年級各一班，總計當時全校只有九班，每班人數三十五至四十五不等。何校長要我教英文與國文，兼畜牧科二年級的班導師。

老師與學生

與我同一年到該校任教的有中興大學畢業的官大光及屏東農專畢業的黃榮武，加上早一年到的台大人翁長富，我們四個人算是農校的年輕一輩老師，其他的老師可以說是屬於父執輩。我與翁及黃都是外地來的，個子差不多，興趣較相同，不上課時常在一起。官老師是在地人，家裡

開冰果店，生意頗佳，是我們經常聚會的地方。比我晚一年到的陳永正老師，是師大畢業的，也是在地人，與我及黃榮武有同好，喜歡打乒乓球。我新竹高中與政治大學同學、念阿拉伯文的范文成，則在關西國中任教，也是道道地地的關西人，使我教書的生活有如大學四年的延續。後幾年來的年輕老師有劉永光、葉國森、陳國勳、洪璟、謝文欽、廖宏修、林作基、林漢銘等。

除了英文與國文之外，我也教過公民，並在學校附設、以招收失學青年為主的技藝訓練班教過應用文及英文打字。此外，也在當地的天主堂教過英文，學生中有獸醫、護士、裁縫師以及小學與國中老師等。如此幾年下來，也算是桃李滿天下。鄉下的學生都很客氣，對老師很尊敬，時常邀請老師到家作客，以上賓之禮接待。應該是我教書的第一年，關西輪到打醮，鎮上家家戶戶擺宴席，有的甚至擺在收割後的稻田裡；隔壁鄉鎮的客人紛紛湧到吃流水席，把鎮上大街小巷擠得水泄不通，讓我大開眼界。我與幾個同事，也跟著到處吃喝，巧在一大戶人家碰到從竹東趕來的家父，我們倆都已有幾分醉意，打過招呼後，又各自往別家去了。算一算，那天至少光顧了15家，也是一個紀錄。

剛退伍的老師，與學生年齡相差無幾，較能與學生打成一片；女學生對男老師有情，或是男老師對女學生有意，也算是正常。對男女之事，我比較小心；對女學生，我則保持一定距離，以策安全。翁老師長得有點像美國影星保羅紐曼，口才好又幽默，學生很喜歡。他有段時間住在鎮內靠大馬路旁的學校宿舍，為了準備高考，常常看書看到深夜，其間偶而有學生敲門拜訪，如果是女學生，他一定把所有門窗打開，以表示光明正大，免得聞言聞語。我依照他的要領，謹慎處理各種狀況，5年下來相安沒事。

當班導師，責任較重，麻煩也多；除了課業的指導外，也要留意學生日常的言行，適時加以導正；如有必要，還要進行家庭訪問。我當了5年的班導師，前前後後共做了約10次的家庭訪問，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到尖石鄉訪問一原住民（當時稱山地人）學生家庭。我進行此項訪問，並不是因為這位學生有啥問題，主要是想瞭解原住民的生活情形。那時到山地鄉，要先向警察單位申請入山證，手續不是很難。同行的記得是翁與官兩位，星期日一大早出發，由那位原住民學生帶路，坐車到尖石後，步行上山。山路不難走，景色絕佳，半路上碰到兩位藍眼睛的原住民姑娘，甚美，至今仍有印象。學生家長以種香菇為業，見到老師來，殷情招呼，離開時還送我們每人兩包香菇。

洞洞屋的訪客

農校當時有單身與帶家眷宿舍，分別座落在三個不同地方，我選了較清靜、靠近關西國校運動場旁的一處；學校分給我兩個房間，對面鄰居是負責庶務有三個小孩的余

先生，他的兩個姪女是車掌小姐，也寄宿那兒。

宿舍是磚砌的，房間很小，只有約七個榻榻米大；一間當客廳，另一間當臥室。由於年久失修，靠外的兩面牆縫隙很多，我用報紙由裡往外塞住，但是還是抵不住冬天的寒風，下大雨時，牆壁更是溼答答的，訪客因此譏為「洞洞屋」。

「洞洞屋」雖小，訪客卻絡繹不絕，最高紀錄一天有30人到訪。屋子裡，我最喜歡的是那架落地式唱機，當時算比較少有，價錢不便宜，是分期付款買的，它教我唱許多我大學時喜歡的英語歌曲，也讓我的英文進步不少。自從母親在我教書的第一年過世後，我週末與寒暑假很少回竹東，大部分時間留在關西的「洞洞屋」，主要原因是想多看一點書，參加高考或特考，畢竟教書非長久之計。

「洞洞屋」座落關西鎮的邊陲，建在坎上，後面有一破舊的孔廟，住了幾戶人家，由那兒，居高臨下，遠眺對面南山里，約三公里間有那綠油油的稻田、小橋流水、再加上點綴在半山中的住家，景色優美。左邊是關西國校的操場，中間隔著約2公尺寬馬路，往下走，是一望無際的稻田與菜園，同窗好友范文成的老家農舍就在盡頭處。

寒暑假期間，不想看書時，我會一個人在操場踢橄欖球，或在田野小溪中度過，以釣魚、抓牛蛙、追布穀鳥、摸蚌殼、以及游泳等打發時間。哥哥與二弟曾分別來訪，也分享過夜晚抓牛蛙、吃牛蛙湯的樂趣。妹妹也來看我幾次，每次都帶不同的同學來，大概是要介紹給我及我的同事，但都沒成。官大光老師熱心，也有意牽線，有一次邀集幾位國小女老師與我們幾位年輕男老師共遊附近的錦山，順便捉魚蝦。當日與女老師一路上沒啥話講，倒是蝦捉了不少。那晚與翁等在「洞洞屋」煮蝦吃，喝雙鹿五加皮，暢談家事、國事、以及天下事，直到深夜，至今記憶猶新。

採蘭花與挖樹頭

有段時間，學校幾位農科老師常相約上山採蘭花與挖樹頭，我也湊熱鬧。當時流行所謂的金線蘭，不看花，只看葉子；如果葉子上出現由底往上冒的金線，則價值上萬。那時教員薪水不到一千，萬把塊錢的確是很大的誘惑。蘭花都長在深山幽谷，第一次出門，爬山涉水三個小時之後，總算看到類似蘭花的東西，見獵心喜，直往前衝，結果滑了一大跤，差一點掉下山崖，從此興趣缺缺，與金線蘭絕緣。

所謂樹頭，就是砍伐以後留在土裡的樹根，經過多年的自然腐朽及螞蟻的蛀食，形狀變為千奇百怪，出土後稍加一點工，可為客廳擺設佳品。附近的錦山與玉山是我常去挖寶的地方，背上行軍袋裝的基本配備是小鋤頭、長約一尺的鋸子、手套、以及移植鏟（小鏟子）等。樹頭都在

山坡上，容易找，從周圍往下小心挖，挖了約1公尺深，就可知其大概形狀，再小心用鋸，弄它出土背下山。回到家，先用水沖洗去泥，再用鹽酸或硝酸去腐，接下來以鋼刷與沙紙磨拭使之光滑，最後一道是上黑色或棕色鞋油，以抹布擦亮後，就是成品。

我總共挖了約15個樹頭，賣掉5個，送了5個，自己留下幾個。擺在大姊家那個看似海龜的樹頭，屬茄苳科，是在河邊無意間碰到的，當時曾有人出價5,000元，我捨不得。還有一個狀似佇立的小鹿，是樟樹頭，當年背它下山還費了不少力氣。

小鎮二三事

每年青年節、雙十節以及光復節，鎮上各中小學都有統一的紀念活動：演講、遊行、運動會等，班導師一律參加，集會地點都在關西國校操場。我曾獲頒優秀青年獎，也上台演講過，而拿著國旗隨學生繞街遊行則另有一番滋味，因為不時有圍觀的路人對你指指點點，好像是說那位老師跟某某人的女兒有交往，壓力蠻大。小鎮人少，傳聞卻多；你只要與某位小姐在街上走過一次，第二天就有傳說。那幾年，鎮上傳說我與多位女士有親密交往，調皮的學生甚至在教室的黑板上公佈女士姓名，對此種種我只能一笑置之。

1970年，翁老師與官老師參加美國人贊助的所謂「志願服務團」到非洲工作。一年後，翁回校任教，官則轉赴美國打天下。大概是這個時間，台灣年輕人開始流行長頭髮，學校與警察局則強力取締。有一天放學後，翁到我宿舍，氣急敗壞對我說，他剛被請到派出所，頭髮遭修理，還有不少學生圍觀。我聽了簡直不敢相信，因為他留的頭髮一點也不長，應是警察利用職權，自定標準，故意給他難堪。

1971年，我的同學范文成，經過多年的努力，終於通過外交特考，要到台北當外交官了。這是關西鎮的一件大事，有如古時中了狀元一般，鎮上的人都覺得光彩，我與有榮焉。那一年及前一年，我也參加外交特考，第一試（國文與英文加口試）都過了，第二試考三民主義、憲法、以及專業科目，計共九科，大部分在大學沒讀過，只能靠自修，結果都通不過。第二試通過後，還有第三試，也是口試，問的時間較第一試為長，但與我無緣。

上京考試

除了外交特考外，我也參加過外交部辦的臨時雇員考試，以及調查局與航空警察所辦的考試；調查局沒上，其他兩個取了。外交部那時在實慶路，要我的的是護照科，我去了3天，沒桌沒椅，憤而跟科長說再見。那是在學校假期中，我沒辭掉教職，也不必請假，外交部不幹無所謂。航空警察所給我的工作聽說是在機場查驗進出旅客行李，沒啥搞頭，根本沒去報到。

1972年5月，翁老師看到中央日報一則消息，行政院新聞局要招考聘任人員，考國文與英、法、德、西班牙等外文選一。我選英文，翁選法文，都抱著試試的態度。報考有七百多人，考場在台北的弘道國中，我僥倖錄取。1973年3月，我與相識多年的蔡家么女結婚。5月間接到口試通知，口試官是當時的局長錢復先生。當年7月正式離開農校，到行政院新聞局上班。彼時新婚不久，內人又在關西附近一所國中任教，上台北是經過一番掙扎後作的痛苦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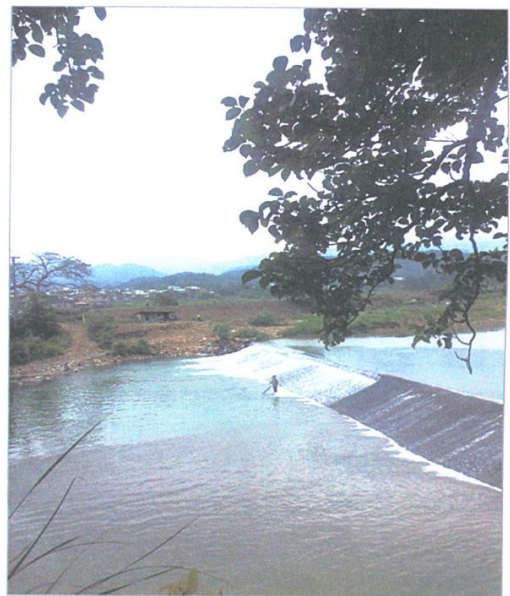
去國與懷鄉

離開關西農校將近40年，前面37年過的是高級的遊牧生活；先是奉派到美國洛杉磯工作，然後到南非約翰尼斯堡，再來是印尼雅加達，接下來是以色列台拉維夫，直到2010年7月在泰國曼谷任內退休為止。

這段期間，一有機會，我一定回關西走走，因為我喜歡那兒的一草一木、那兒的純樸、我的學生、我的朋友、以及人情味，最重要的是，那五年是我人生中的火花所在。退休三年來，也不改初衷，平均一個月一次造訪我的第二故鄉，徘徊在牛欄河畔，漫步於南山里，呼吸那芬芳的空氣，看那青山、鮮鮮的河水，以及金黃色的稻田，怎不令人心曠神怡？

這段期間，我也參加了多次關西農校畢業生的同學會與定期餐會，學生嫁女兒娶媳婦，我一定撥冗參加，分享他們的喜悅。今年4月17日下午，在關西南山里上南片羅屋書院舉辦的333藝術饗宴音樂會，讓我再一次享受到關西人的細膩與體貼，溫馨無比。

難忘1968年至1972年在關農任教的的日子，關西對而言，是一塊威力極大的磁鐵，我似乎已無法逃離它的吸引力……



◎從關西鎮南山里橋頭涼亭所拍得之關西好山好水